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经典

拉祜族作家作品

母枪

娜朵 著

民族出版社

……它比一般的猎枪短了一截，枪托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羽毛。主人跟我说这是一支女人用的母枪，没有准星，打猎的时候不用瞄准，只要把枪从胯下穿过，定能百发百中。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经典

● 拉祜族作家作品

母枪

娜朵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枪/娜朵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6

ISBN 7-105-05553-7

I. 母… II. 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53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286 千字

印数: 0001 - 6000 册 定价: 2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文化编辑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本书作者：拉祜族作家娜朵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8)
第三章	(113)
第四章	(212)
第五章	(281)
第六章	(348)
后 记	(418)

第一章

远古的时候，拉祜族就以打猎为生，他们打猎用的猎枪有两种，一种叫公枪，一种叫母枪。母枪没有准星，使用的时候不用瞄准目标，只要把枪从女人的胯下穿过，就能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题记

山林里没有人。

豹子老虎小雀小鸟鹿子马鹿老熊猴子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望不到头的森林中，山里长着许许多多的树棵，红毛树麻栗树水冬瓜树大车树白花树松树细米果树数也数不清，飞机草解放草竹叶草小胖草将军草遍地长。山间的小溪旁，老抱手睁着鼓鼓的眼睛，肚子一张一合地叫着，几只硕大的红色蜻蜓在林中飞舞，蜘蛛们也在树枝上草棵旁忙碌着，不一会儿，草丛中树枝上就挂满了编织精致的蛛网，忙累了的蜘蛛们静静地躺在自己亲手织的网上打盹儿。这时，天空下起了雨，刚才还在飞舞的蜻蜓急急躲到树叶下面，精致的蛛网上散上了几颗亮晶晶的水珠，蛛网裂开了一条缝，在蛛网上打盹儿的蜘蛛慌忙顺着残破的蛛网爬走了。雨越下越大，热闹的森林里除了树叶被风吹的沙沙作响外，就是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这种声音特别响，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山脚下那块开阔地，土质很肥，黑色的土发着暗暗的幽光，仿佛能捏出油来。开阔地上长着青青的绿草，柔软得像毯子一样。天神厄莎来巡视世界，看到世上动物很多却没有烟火，厄莎神在开阔地上种下了一棵葫芦，由于山里的雨水多，不久，葫芦长出了嫩芽，只有三寸长，没有叶子。厄莎神用棍子打葫芦苗，打一次长出一节葫芦藤，打了十八次，葫芦藤终于长长了，也生出了油亮亮的叶片，叶子有九十九片，葫芦藤也长得九十九尺长。过了很久，葫芦棵结果了，果子越长越大。一天，那个大葫芦裂开，从葫芦里出来九个汉子，他们是九兄弟，都认不得自己是什么民族。那天，九兄弟上山打猎，猎到一只大老虎，兄弟九人围在火塘边烤虎肉吃，有的把虎肉刚烤熟就吃，有的把虎肉烤得流油就往嘴里送，有的却耐心地烤着，烤得虎肉脆黄喷香才津津有味的品尝。九个兄弟九种吃法，各有各的爱好。这时有人提议按吃虎肉的不同方法分族称，兄弟九人都举双手赞成，九兄弟都有了各自的族称，把虎肉烤到脆黄喷香才吃的那人，被称为“拉祜族”，再后来，拉祜族的先民就自称是猎虎的民族了。

这段古规拉祜人一代代地流传，从祖先生活的北方一直流传到迁徙的南方，世世代代，拉祜人都不会忘记自己是猎虎人的后代。

山林里有了人。

一阵寒冷的山风袭击着大地，天地间混沌一片，飞起一层风沙，树林被吹得发出沙沙的响声，那些细细的小草，在呼啸的山风中低着头，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大风好像要把这些小草连根拔起，小草却紧紧抓着脚下的土地，任凭狂风怒吼，只是

随风摆动身体，根基却一点也不动摇。

一个弯着腰的人影在狂风中走着，也许是风太大的缘故，他走走停停，不时用手拉拉戴在头上的帽子。他背着猎枪，猎枪上还挂着几只山鸡，人影在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这时，山风明显小了，但树林里的沙沙声还在此起彼伏。那人脱下帽子，抖落身上的尘土，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山路。

“扎儿，你在哪里？”他大声喊道。

“我在这里呢。”一个裹着风沙的人跑了出来。

“今天，山里的风太大了。”那人说着又抖了抖身上的尘土。

“扎多，你先在这里，我去找些干柴来烧火取暖。”扎儿说着往前走去。

“路上小心点。”扎多叫道。

“认得了。”扎儿笑笑消失在森林里。

扎多看了看前方的山路，再看看挂在猎枪上的山鸡，摇了摇头。以前进山一天，总会有收获，现在却难猎到野味了，他的心头掠过一阵恐惧：多年前什么都有的森林，现在除了有些树林之外，野味是越来越少了。

“祖先生活的地方变了。”扎多在心里说。

“扎多，看我找干柴回来了，快烧火吧。”扎儿抱着一捆干柴过来。

扎多忙从怀中取出打火石，取火种，一会儿，火烧着了，寒冷的空气中有了一股温暖的气息。

“山风小了。”扎多拨弄了一下火堆说。

“是的，这几年不知是咋回事，野味越来越少了，听说我

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扎儿望着扎多问。

“谁说要离开这个地方？”扎多问。

“我听部落里的人说的。”

“头人怎么说？”

“不认得。”

“头人没说走，部落人就不会离开。”扎多肯定地说。

“不离开这地方，山里的野味越来越少，往后怎么生活？”扎儿忧心忡忡地说。

“哎，你想那么多干什么，部落人怎样生活，头人比你还急，你每天进山打猎就行了。”扎多笑了笑说。

“我们还是先回部落去吧。”扎儿说着边把火堆弄熄灭，火苗熄了，飘出缕缕烟雾，向上弥漫开来，空气中飘着一股夹杂着湿气的烟火味，直钻鼻孔。扎多咳嗽了两声，从口中吐出一口痰，把火堆的灰砸出了一个小小的圆坑，溅起一层细细的灰尘。

两个汉子往山下走去。

山下有些蘑菇形状的草房，稀稀落落的散在树林中，从草房中飘出缕缕炊烟。

“扎多，快走吧，要不天都黑了。”扎儿说着加快了脚步。

扎多也跟着加快脚步，往山下赶去。天慢慢黑下来了。

猎狗的叫声从草房里传了出来。

“扎多，回来了。”女人从房里走出来。扎多从猎枪上取下山鸡交给女人，女人接过山鸡忙到火塘边收拾起来，没过多久一股诱人的香味飘了出来。

“山鸡味真香。”扎多说着咽了咽口水。

“今天又能吃山鸡肉啦。”扎多那刚满八岁的儿子扎里边叫边跑过来。

“小娃娃别吵。”扎多说了儿子一句，又去卷他的烟叶。他把卷成筒状的烟叶含在嘴里，又从火塘里抽出一根木柴点燃烟卷，慢慢地吸了起来。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又把浓浓的烟雾吐出来，于是草房里充满了浓烈的烟草气味，女人被呛得咳嗽起来。

“扎多你少吃些草烟行么？”女人揉了揉眼睛说。

“男人白天进山打猎，跑了一天，骨头都散架了，回来不吃些草烟，还不累死？”扎多白了女人一眼又继续抽他的草烟。烟雾在小草房里飘浮着，久久不散，女人摇了摇头，又在火塘边忙碌着。

过了一会儿，女人从墙脚拿过竹子编成的篾桌放在火塘边，从土锅里倒出山鸡肉，一股清香扑面而来。

“吃饭啦。”女人说着往木碗里盛饭，放在篾桌上。

“哎，吃饭啦。”扎多边说边往桌边凑。

“扎里，快来吃饭啦。”女人又喊了起来。

“来啦。”扎里跑了进来，看见桌上放着热气腾腾的山鸡肉，就想伸手去抓。

“扎里，别用手抓，山鸡肉都放在碗里了，来拿去吧。”女人用手打了一下扎里，把一个装满山鸡肉的木碗递给他。扎里伸伸舌头，接过碗跑到门外去了。

“扎多，这是你的。”女人把一碗山鸡肉放在丈夫面前。

“娜米，你总是这样，把好吃的都留给我和扎里，你也要吃些的。”扎多望了望自己的女人说。

“我也吃呢。”女人小声地说。

“扎多，听说我们还要搬家？”女人望着扎多问。

“你听谁说的？”

“部落人都在说呢。”

“这事我也说不准，头人说搬家，部落人都得走呢。”

“我们老是搬家，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女人伤感地说。

“哎，拉枯人的祖先从北方迁徙到了南方，那才叫远，拖儿带女，浩浩荡荡，不知走了多久，才来到南方的家园，那是阿妈的阿妈的阿妈们走过来的路啊，我们现在搬家，和他们那时相比不知好了多少倍。”扎多边说边叹了口气。女人发现他眼中含着泪花，她认得丈夫一定又想起了祖先那悲壮的迁徙路。

每逢过节的日子，拉枯族老人都会唱起那流传了许多年的古歌，告诉拉枯族的后人们祖先的来路，歌唱得如诉如泣，听的人泪流满面。扎多和女人都去听过，听了许多次，每次听，扎多和女人都哭，哭红了眼睛。

祖先走过的路是洒满了血泪的迁徙路，每一个脚印，都走得那么沉重，祖先从北方走到南方就是为了让拉枯人更好的生存下来。

“为了生存啊。”扎多不知多少次在心里说过这话。

扎多的话女人每一句都听，她知道丈夫是她的依靠是儿子的依靠，她所有的希望就是丈夫和儿子，而她自己却差不多被她忘记了。

拉枯女人都是这样听男人的话的，她们从姑娘变成女人的那天开始，就围着丈夫转来转去，等她们头发白了，腰也弯

了，背也驼了的时候，娃娃们长大了，她们的丈夫也老了，拉祜女人们的人生历程也该画上句号了。

“这次如果要走，也会往南边迁徙的。”扎多自言自语地说。

“还会往南走么？”女人又问。

“拉祜人从北方迁徙到南方，走了多少路哟，也不知多少人在路途中死去，哎，生活的家园难寻哟。”扎多说完又叹了口气，眼里溢出了泪水。看见丈夫流泪，女人也不停地擦着眼睛，八岁的扎里看见阿爸和阿妈擦眼泪，好奇地问：“阿爸阿妈你们怎么哭了？”

“扎里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会认得了。”女人把儿子扎里搂在怀里说。

“那只母枪很久没擦了，你把它拿出来擦擦。”扎多对女人说。

“嗯。”女人应了一声，走到里屋，拿出了一支猎枪，递给扎多。

扎多接过枪，仔细端详着。

这是一支拉祜人打猎的枪，但它却很特别，没有准星，枪身已经有些锈迹，枪托上沾满了各种各样的羽毛，一层一层的，一眼望去，枪托上像长了一包蜂窝。

拉祜人叫这种没有准星的枪为母枪，母枪在使用的时候不用瞄准目标，只要把枪从女人的胯下穿过就能百发百中。

“听阿妈说这母枪很准，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想打什么就打什么。”女人说。

“是哟，这母枪的故事也流传许多年了，我们家的这支母

枪也有许多年的历史了。”扎多边说边擦去枪上的灰尘。

“是阿妈的阿妈从上几辈老人的手中传下来的。”女人悠悠地说。

“听说这母枪百发百中呢。”扎多说完用手摸了摸猎枪的枪管。

“我也听阿妈说过，不过谁也没有用过这母枪，只是听阿妈说使用时，要把枪从女人的胯下穿过再开枪，想怎么打都行呢。”女人接着说道。

“我也是听老人们说过，但谁也没有亲自用过母枪，留着它，也是对阿妈们的一个念头。”扎多望着女人说，女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那支母枪是扎多女人的阿妈留给她的，也不知流传了多少年，只听说扎多女人的阿妈的先辈们，曾用那支母枪打击过来犯之敌，扎多女人的阿妈的先辈们还为此立过战功，被部落的头人大大奖赏过几回，让先辈们在部落人的面前出尽了风头，先辈们的故事在部落里流传了许多年，让扎多和女人也跟着风光不少，尽管他们都不曾用过母枪。

母枪是先辈们留给后代的念头，扎多和女人都把母枪当宝贝一样保护，经常拿出来擦擦，所以，那支母枪尽管有许多年的历史，除了枪管上有些锈迹外，倒像一支新猎枪。

部落人都知道扎多家有一支流传了许多年的母枪，大家虽然没有使用过母枪，但他们都知道母枪能百发百中。

其实，扎多的女人听阿妈说过先辈们和母枪的故事，尽管那故事过去了许多年，上面覆盖了岁月的尘土，但把岁月的尘土擦去时，那些故事却像刚发生的一样。

扎多的女人常常想起这些难忘的故事，她有时会把这些故事讲给扎多听，扎多听了也会叹叹气，眼中滚出亮晶晶的泪珠。

“阿妈的先辈们很勇敢哟。”扎多常这样说。

“阿妈说她也是听她的阿妈讲的，她们都没有亲眼见过那时的场面呢。”女人轻轻地说。

“我听扎儿说，他家原来也有支母枪，不知怎么就丢失了，好可惜哟。”

“我也听扎儿的女人说过这事，她看见我家有支母枪，就羡慕，说她们家多年前也有支母枪，后来丢失了，也不知是真假。”女人也附和道。

“哎，拉祜人就是靠猎枪吃饭，谁家不想有几支好猎枪呢。”扎多看了女人一眼，又擦着那支母枪。

“扎多，你说母枪真能百发百中么？”女人问道。

“当然啦，阿妈们都这样说还会有假么？”扎多认真地说。

“可是我阿妈也没有亲手用过母枪呀。”女人又说。

“阿妈的阿妈们不是用过母枪么？”

“是呀，我想用用母枪，看它是不是百发百中。”女人笑着说。

“你说什么胡话，现在打猎都是男人去，哪有女人背着猎枪的？”扎多说完笑了起来。

女人不说话了。

扎多把枪擦好又放回了原处，他看到枪托上的羽毛有些灰尘，用嘴吹了吹。他用手摸了摸那厚厚的羽毛，那是各种鸟儿的羽毛，据说每次用母枪打中飞鸟，阿妈们都把飞鸟的羽毛拔

下几根贴在枪托上，日子久了，枪托上的羽毛越积越多，后来，把整个枪托都盖满了。这支母枪到底打过多少飞鸟，谁也记不清了，只有那枪托上厚厚的羽毛层诉说着它的年轮。每次，扎多摸着那厚厚的五颜六色的羽毛，心里总有许多感慨。他仿佛看见阿妈们那矫健的身影，在森林中穿梭……

“扎多，你也该歇着了。”女人喊道。

扎多应了一声，走进里屋吹灭了明子火，在木板床上躺了下来。

“哎，你明天还进山么？”黑暗中女人问道。

“嗯，明天我和扎儿约好进山呢。”扎多说了一句，翻身睡去了。

山里静下来了，黑黑的山林中像盖上了一块黑布，分不清东西南北。

一声公鸡的啼鸣，叫开了部落人的门，几个光屁股的娃娃，嘻嘻笑着，打闹起来。

细细的山路上走着几个早起取水的人。他们肩上扛着竹筒，背上用背箩背着葫芦，到山脚下取水。山脚下有清丝丝的山泉水，喝到口里满口的回味甜。在山中橄榄成熟的季节，部落人都会从森林中摘来翠绿色的圆圆的橄榄，咬一口，口中会溢出橄榄的汁，味道青涩，但是，只要你把那青涩的橄榄汁咽到肚子里，再喝口从山脚下取来的山泉水，就是满口的回味甜了。

“扎多，我去抬水了。”女人说着把几个硕大的葫芦放到背箩里，又从火堆里掏几个烤熟的红薯放在篾桌上。

女人顺着山路走去，路边开着不知名的野花，花朵上洒满

了细细的露珠。路边的小草也昂起夜里沉睡的头，头顶上戴着一颗亮晶晶的露珠。山里太阳出来得早，当太阳冒出山顶的时候，那一颗颗露珠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来，煞是好看。这时，山林中也会生出一股股雾气，慢慢向上飘，不一会儿，那上飘的雾气就和天空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天空哪是雾气了。出山的日头照着山林，树叶上亮亮的，像涂了一层油，沉默了一夜的小鸟也喳喳叫着从森林中飞过，路边不时跑过一只山鸡，一眨眼就不见了，森林又热闹起来了。

“娜米，去背水么？”

女人回头一看，是一个姑娘在喊她。

“是的，昨天背的水，一天就用完了，这不大清早就来背水了。”女人笑着说。

“我家也是的，昨天背的水，今天也喝完了。”姑娘说完指了指手中的竹筒。

“娜阿，扎罗今天进山么？”娜米问。

姑娘低着头不说话，脸上却飞起两朵红云。

“咋啦？还怕羞哟。”娜米打趣着说。

“不是，我和他什么事也没有呀。”娜阿红着脸说。

“我也没有说你和他有事嘛，我只问你他今天是不是进山，你就脸红，没有事还会脸红么？”娜米不依不饶。

“哎哟，娜米呀，你饶了我吧，你嘴巴厉害，我长三张嘴也说不过你一张嘴呢。”娜阿大声说。

“哎哟，你还没嫁人嘴就那么能说，往后嫁了人，部落人不都躲着你呀。”娜米也大声说。娜阿笑了起来，娜米也笑了。

两人边说边笑，一会儿就到了山脚下。山脚下有条清清的

河水，河里有许多花花绿绿的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每天大清早，部落人都会到小河里取水。

“娜米，扎多又进山去了么？”一个女人高声叫道。

“他说今天和扎儿一起进山的。”娜米笑了笑说。

“扎多可是个好猎手哟，每次进山都没有空着手回来。”

“是哟，拉枯男人哪一个不是到森林中摸爬滚打许多年，那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拉枯男人。”

“做男人也不容易，每天进山打猎，山高坡陡，碰到下雨天，山路不好走，还会摔下悬崖，真难呀。”

“听说以前，女人们也会打猎呢，娜米，你家不是有支母枪么，是不是女人们用的？”

“我也说不清楚，听阿妈说，她的阿妈们是用过母枪，那枪托上还有许多羽毛呢。”娜米望着女人们说。

“娜米，你好福气哟，你阿妈给你留下一支母枪。”

“是哟，阿妈说那支母枪传了许多代人了，其实，它是谁做出来的，没有人能说得清。”娜米又说道。

“还有谁做呢，肯定是阿妈的阿妈们做的呗。”一个女人说道。

“现在，部落里就只有一支母枪了。”娜米有些伤感地说。

“是哟，听说以前部落里有好几支母枪呢，怎么不见了呢？”

“听说在迁徙的路途中丢失了。”

“哎，好可惜呀。”

“是哟，听说迁徙的路途太远了，部落人走了许多日子，大家一路走一路停，有的人就在迁徙的路途中倒下了，部落人